

岁月悠悠

难忘当农民的日子

■吴成康文

1966年,我上高三,未等到高考,便开始文化大革命了。两年后,到1968年,我便随全国下放的大潮来到皖北农村,开始了知青当农民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新生活。

我们下放知青点有3个大小伙子,是高中同届不同班同学。康姓男孩年龄大我2岁,孟姓男孩年龄大我1岁,那个村子离县城20里路,是康姓男孩大姨妈所在的村庄,我们算是投亲访友式的下放。

难忘当农民的第一天晚上,我们住在村子里闲置的炕烟房里。生产队长和会计,还有一些大爷大妈来看我们,大伙坐在睡觉用的绳攀软床上拉家常。记忆极深的是,地上有生产队用土坯新垒起的一口铁锅灶,旁边有一堆秸秆,一小案板上有几只碗、筷、勺刀,那是我们独立过日子烧火做饭、吃饭用的家伙。

在农村的日子确实艰苦,我们要和农民一样劳动,挣工分。

出工干活,播种、犁地、锄草、浇水、倒粪、撒肥、翻秧、收割、脱粒打场……劳累一天下来,晚上还要自己烧火做饭吃。那时候吃得不好,平时红芋片面做成窝窝头是主食,当时,当地流传有名言:“红芋片子红芋馍,离了红芋不能活。”一年里最多能分到几十斤小麦,要留到过年时磨成白面再吃。手里没有钱,那时口袋真的比脸还干净,最困难的时候没有菜吃,红芋片面窝窝头沾盐吃。

在农村的几年里我学会了许多农技知识,如赶牛犁地、播种收获、编柳条筐、编芦苇席、捏桑树叉、铡草喂牛……记得第一次赶牛犁地,那老牛不听我使唤,硬生生罢工不干活,扭头沿着来时的老路拉着犁子回家。老牛欺负我这年轻人,我却拿它毫无办法,虽高高扬起鞭子大声吆喝也无济于事,后来还是庄里的老把式帮我解的围,至今回忆起来都觉得十分好笑。

青年时期是爱学习的年龄,村子里让我最佩服和难忘的人是那位全村农业技术最好的老把式,他是我们的贫下中农代表,我们知青尊敬地叫他王叔。王叔当时50多岁,播种与收获农技水平高且不说。王叔炕烟叶、烧火、掌控温度,水平一流,经他烤出的烟叶,都能评出高等级,卖出好价钱。这烤烟的技术活,生产队长是碰也不让我们知青碰,队长说这一季烟叶,是全队经济收入的命根子,千万不能搞砸了。育苗秧苗也是技术活,掌控育苗池的火候与温度是关键。王叔在育苗池各处插有许多高粱秸秆棒,他的绝活是只要拔出高粱秸秆棒,用手一握,便知温度高低,速度之快,准确度之高可比温度计。他的经验我始终没有完全掌握,生产队长也不让我们年轻人碰育苗秧苗的技术活。

在农村时,最难忘过春节,这是一年里最让人喜欢的日子。节前,我们知青要帮全村几十户每家写春联。文化大革命抄写大字报练就了我的毛笔字基础,我的毛笔字写得相对较好,因此我写出的

红纸对联也最多。最让我感动的是,春节后到正月十五前,全村农户基本上轮流都要请我们3个知青去他们家吃一顿饭,那种情意,至今历历在目。几年里,农民伯伯、大娘大妈是我们的衣食父母,他们的善良,和他们的深厚感情让我一辈子都忘不了!这种对人友善,乐于助人,吃苦耐劳的优良品德,潜移默化,直至后来上了大学,回城工作后,都让我受益终生。

我还去挖过茨淮新河。难忘肩膀挑土被压得红肿,如同馒头一般,疼痛难忍,但它磨练了我不怕吃苦的毅力。

尽管农村生活艰苦,也许因为我们那时年轻,也并不觉得生活多么艰苦。让人难忘的是,苦中作乐,亦让我们开朗、快乐。

当年村庄里的一位小伙子,教我学会了一句鸡语,至今未忘:母鸡下了一个双黄大鸡蛋,公鸡心痛她,问:“咯,咯,咯咯?”“可,可,可疼?”母鸡回答:“咯,咯,咯咯!——不,不,不咋!”让人笑翻,既智慧又幽默。

后来,康大哥和小孟哥先后被招工当了工人。直到1973年,几费周折,我终被推荐上了大学,成为一名工农兵学员。毕业后,分配到一所新建高校任教。说来可笑,工作中,在同一所学校,竟然遇到上海下放安徽的一名女知青,缘分使然,她后来成了我的爱人,今生的老伴。

现如今,我已退休,感恩我们生活在好时代,生活幸福。每每回忆人生,难忘那知青岁月。



春天 ■黄伟助

独爱美食

心心念念一碗面

■冯如文

老半斋刀鱼汁面,三月里名动申城。一直想去尝尝,却总是时机不当。

三月初即将参加博士生监考,想起旧同事兼闺蜜春晓喜欢面食,于是约她监考后去尝试,并将网上报道的刀鱼汁面的妙处,详细描述了一番。春晓欣然答应,我也翘首企盼,期待那一天的到来。到了周末,上午各自监考,到中午碰头,我提起刀鱼汁面时,春晓却说去不了。她身体一向不太好,监考起得早,只怕下午考完后,精神不济。听她一说,我只能遗憾作罢。

然而过了几日,朋友圈中文友滋兰晒出刀鱼汁面的图片,让人垂涎三尺。问他:“味道如何?值得去不?”答道:“味道鲜美,值得去尝尝!喜素加一份马兰头,喜荤加一份肴肉。”这话顿时令人食指大动,想了想,便与读书时的同门Akira联系,一则久未与之碰头,可以邀出来叙旧,二则他工作地点在陆家嘴,距离老半斋不远。我照例又叙述此面之美味,Akira也表示出很大的兴趣,说有空去品尝。

Akira工作一直忙碌,眼瞅到了月中,我提醒他面食之约,他说择日不如撞日,不如当天就去。于是到了中饭时间,我赶紧奔去地铁。谁知乘到人民广场,Akira打来电话,我便感到情况不妙。果然,他表示自己刚出办公室,就被上司叫回去谈工作。Akira邀我去他上班的金茂大厦就餐,他下午还有个紧急会议。我当然理解老同

学,同时心里也感叹,高薪未必就称心如意。

屡约未果,难免惆怅。未尝不能独自前往,但始终少了气氛,三月里阴雨绵绵,出门也懒怠。倒是同事张老师问:“怎样,那个面吃到了没?”我摇摇头。“怎么还没吃?改天我请你!”同事说自己是老半斋的常客,去那边是熟门熟路。不过他工作中遇上了烦恼的事儿,倒是应该我请他,舒缓他情绪才是。

下旬的一天,度过一个沉闷的会议,于是约同事出去搓一顿。照例是阴沉的天气,这种天气里,似乎更需要一餐美食来驱散阴霾。出地铁后快步走着,同事突然刹住脚,抬头说:“到了!”在“老半斋”的金字招牌下,两列队伍由门内收银台一直排到了门外。踮脚往店内一瞧,更是人声鼎沸,座无虚席。虽有心理准备,但还是被这热闹的场面打动了。同事坚持请客,排队买面,我去寻找座位。

在吵吵嚷嚷的人群中穿梭,看见有人快吃完了,便守在旁边,等别人离开时,赶紧落座,再用包装袋帮同伴占一个座位。放眼望去,大堂里大都是中老年年纪的食客,对他们来说,手里捧着的面,应该是久违的味道和熟悉的记忆吧。长江刀鱼金贵,厨师们用刀鱼汁面的方式,让大家能以平民的价格,分享品味它的鲜美。

我们等了一阵,终于店员端来两碗热气腾腾的面。早就听说这刀鱼汁面是沪上最好吃的光面。入手一看,这碗光面的卖相十分喜

人。用刀鱼等食材熬出来的汤汁,呈奶白色的半凝固状,白细的面条静静躺在当中,像玉石一样泛着莹光。这就是传说中的刀鱼汁面。迫不及待起筷,入口面条筋道,粘稠的汤汁在齿间流转鲜香。这鲜味倒不是说有多浓郁,但没有添加味精的汤汁,还原了食材的淳美,难怪让人喜爱。据说长江流域将推行全面禁捕,今年可能是最后的机会尝到野生刀鱼汁面了。这次忙里偷闲,从北边奔到南边来品尝这一碗面,另有一种得偿所愿的惬意。

店中不断有新的顾客到来,所以吃完面,我们也赶紧离开,给别人腾地方。正好遇见,有人在一位老大爷身边觅了个座位,对老大爷说谢谢。对方回答说:“你不要谢我,要感谢党,感谢国家,感谢他们让你有今天幸福的生活。”这话听起来老套,但又透着上一代人朴素的情感。

故事本来应该结束,然而随即听闻同事可能会调离,我不觉有些惊讶。同事工作认真,实干又淡泊,由此想作诗一首,铭记这次吃面之谊:

千金熬出一餐鲜,未绝宾来霏雨天。细挑银丝风摆柳,匀开胶汁海浮烟。陛前指动拼能食,际际饭恩惭以饒。明日封江罢渔业,难追新进共欢筵。

文苑投稿邮箱:
zfk@yptimes.cn,欢迎投稿

杨浦记忆

猪舍

上海机械学院附属子弟小学旧事二

■王卫文

说到机院的猪舍,我印象深刻。

机院猪舍建在养鱼塘旁,大概有半亩地的面积,几排猪舍,大大小小养着不少的猪,负责养猪的是一位姓周的老师傅。我从小就对养猪感兴趣,不是因为孙悟空和猪八戒的缘故,而是那时候我对动物没来由的好感。

平时,要看动物要到杨浦公园和平公园去看,没有条件经常去公园。可是,猪就具备这动物的基本条件,首先它是哺乳动物,有奔跑极快的四肢,还有健壮的体型,更有一副呲牙裂嘴的丑样,更重要的是看猪还能壮大自己的胆量。

记得放暑假的时候,我还自己一人来到猪舍看养猪。周师傅是一个很勤劳的饲养员,消瘦的身材,可力气非常大,每天会把猪舍打扫得干干净净。这一天,我特意去看他给猪烧猪食。他在河边架起一口大铁锅,用木材点火后,把水烧开,然后放进米糠、菜叶、水葫芦,还有部分的地瓜及食盐,不多一会猪食就烧得滚开。周师傅不停用大铁铲上下翻动,把猪食烧成糊状,一股草香味散发出来。

这时候,我看到周师傅做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动作。他用大铁铲到猪圈里铲了一大把猪粪放进锅内再次

搅拌,草香味瞬间就没有了。我惊呆了,忙问:“周师傅,为啥要放这个啊?”周师傅微笑着说:“小弟弟,你就不懂了,猪吃了这个,皮毛会变得更亮,更光。”我信了周师傅的话。很久以后,我才领悟到,哪是猪的皮发光发亮啊,是因为粮食少,用这给猪充饥呢。

说话间,周师傅拿来猪桶,一边吹着喂猪的哨声,一边把猪食倒进猪槽里,早就等不及的猪开始哇哇乱叫。

说到看猪壮胆量是有道理的。猪舍之间的距离宽度只有1.5米宽,整个猪舍走廊20多米长,能从猪舍的这头走到那头就算胆子大了。因为,在你走过走廊的时候,猪会随时站立起来趴在猪栏边看着你,这时候猪脸就会离你非常的近,你说怕不怕?有的时候两头猪同时站立,人就会夹在这两头猪之间,为了给自己壮胆,我每次去猪舍都要走这一回。

那年代,机院养的猪是为了改善员工的伙食,所以每年都要杀猪,杀猪我也去看过,血腥味太重就不多说了。

后来,在文革的后期,机院的猪舍还给“牛鬼蛇神”住过。我记不清是哪家受害者住的,只知道家里弟弟中有一儿子和我哥哥是一届的。我也去看过那时候的猪舍,这家的母亲是个很有涵养的主妇,把“家”收拾得非常干净。她是凭着多么坚强的毅力,撑起的这个“家”。